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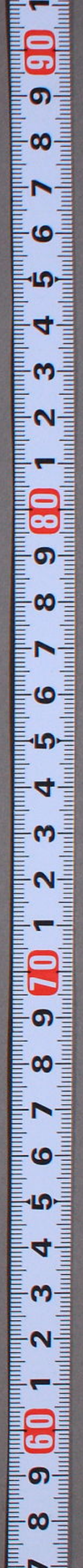


史記

列傳自一
四十一

伯夷	管晏	老莊
申辯	穰苴	孫吳
子胥	仲尼弟子	
高君	蘇秦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樗里子	甘茂	羅
馮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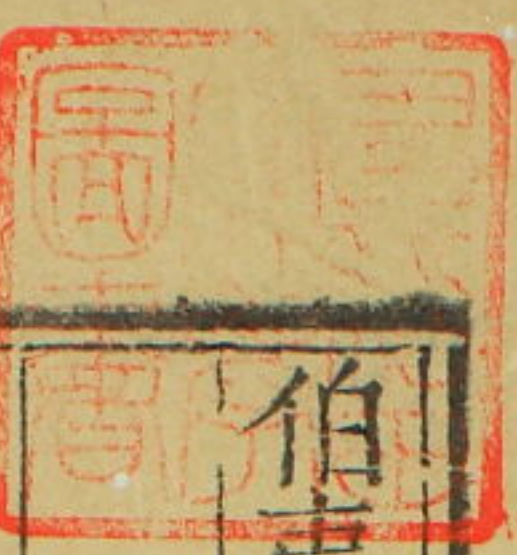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327
10



特
117
1327
10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非同傳第二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
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
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
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
為一卷次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
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
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
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萬曆二年刊
溫志六十五

117 1327(10)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

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

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

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

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

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

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許由不受堯之

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

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

周讓王篇。○又曰：卞隨自後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投於

廬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

序登箕山見其人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

如此哉？是大史公疑說者之言，或非實也。○唐順

之曰：言何以稱則疑於有言，不少概見，則疑於無。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

死，逸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

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是怨詞也。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

故云可異焉。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

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

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

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文縣是

也。應劭云：蓋伯夷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

之國君姓姜，治氏。

萬曆三年刊

史記百篇列傳一

義別作異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
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
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
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薇。蕨也。
爾雅云。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

怨邪非邪

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載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
之盜。肝人之肉。索隱曰。莊子云。跖方休卒。暴戾恣睢。隱曰。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
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

睢別作睢非是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是也。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曰：天道玄
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
先達皆循昧之也。正義曰：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董份曰：妙處在
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此特瓌詭。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舉世此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是舉代此濁，濁則士之清，索者乃彰。
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
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

輕若此。正義曰：重謂盜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索隱曰：自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
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是亦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狗財，則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
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
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買子曰：索隱
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買子曰：買
誼也。作鵬。貪夫狗財，從物曰狗。烈士狗名，夸者死權。索
鳥賦云：然貪夫狗財，從物曰狗。烈士狗名，夸者死權。索
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眾庶焉生。索隱曰：焉者，恃也。音
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眾庶焉生，索隱曰：焉者，恃也。音
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
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曰：太史公引此等相感
者，欲見迷作之意。孔子歿後
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
而致千里，以喻顏回

萬曆二年刊
已巳日
卷一
四
詩
五百五十二

因孔子而名彰嚴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向也捨廢也聞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唐順之曰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提斷若續超玄入妙。董份曰此傳本意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惟得孔子之言故其名顯由光義至高而文詞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不如此則首尾不相貫而引由光事無味矣

伯夷列傳第一終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

正義曰常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揚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亦傳之一體

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

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

遂進管仲正義曰常昭云鮑叔齊大夫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正義

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謀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張九曰絕也

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

萬曆三年刊

朱貴五十二

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微，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

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整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四弟、五子、四從母、五子、五女、六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唐順之曰：得貴輕重慎權衡。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

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

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

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管仲因

而信之見齊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

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

三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女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

齊國導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

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

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

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

仲字父桓子名弱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

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

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按謂直無道即衡命正義

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唐順之

敘事歐公誌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

文多用此法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

駮贖之載歸弊冠反表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弗謝入閨又之

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

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

以引作已

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天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令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唐順之曰太史

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濶畧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

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按即傳中所謂因而代楚因而令燕脩召公之

政因而信之類是也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

萬曆二年刊

已

四

四百八十七

出。按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至其諫說犯君亦非克亂之才。故太史公以無勇責之。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舒雅曰：執蓋之婦羞其夫為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騶贖石父者。白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楊慎曰：此贊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管晏列傳第二終

史記六十二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

正義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踵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孕，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楚苦

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索隱曰：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音怙。

耳字伯陽謚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李氏，名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周史之史也。

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六十三

一

蘇子云六百金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按謂積累蓬筍若今之笠然首戴之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深藏謂隱其實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君子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正義曰抱朴子云尹喜於散關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於是老子迺著書上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

蒙山之陽堯陵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蓋芟為食壘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揚慎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之旁及畏累虛亢桑子傳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之變體也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蘇子五百七十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

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正義曰玉清云

即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玉清云

老子以周平王時見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

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

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

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

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

封於段干。家有段干本段干子。周完世家有段干朋疑

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

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是也。

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鮮為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絀音黜。黜

退而後之也。儒

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

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

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宛句縣北。古屬蒙縣。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

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

之相對語。故云寓言。又音寓。寓寄也。故

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

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作漁父盜跖胥篋。正義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曰朕音丘魚反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訛訛音

也開也篋箱類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虐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長累

之山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然善屬

書離辭正義曰離辭猶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正義曰

擊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

索隱曰洗洋音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

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

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

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

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索隱曰音棘猶急也無污我我寧游

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污瀆潢無為有國者所羈

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笥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

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

塗中與此傳不同按此傳思極微勢極曲折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按別錄云故鄭之賤臣學術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

交異乎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

申子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善六篇皆

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

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萬曆二年刊

已巳之志曰常川傳三

戴谷五百八十四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正義曰：阮孝緒七卷。略云：韓子二十卷。喜刑名法術

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

刑名法術之書，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

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術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

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為其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

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

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

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

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

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

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

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悲庶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

難，可盡其死力也。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

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

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

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

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

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

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此篇與韓子

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

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又非吾敢橫失能盡

之難也按韓子橫失作橫佚言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

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

人臣疎未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

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

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

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

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

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不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

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

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

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而說之以名高

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

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

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事多相類

之事前人覺悟便成世漏故身危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

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

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

知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

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萬曆三年刊

語別作事

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牆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按即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至微也而顯言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假事以濟其私。巴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說彼為刺譏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弼權作間之言。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按謂論說之人則疑以為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人借我而資彼。則以為嘗已。索隱曰謂人主意則以為嘗已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在文華而說者但

徑捷省畧其辭則以說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正義曰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順事陳意則曰怯懦必多詞理時乃未久人主疲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按知去聲彼自也。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也。卑下之謀自敵於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上也以致謹怒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也。劉氏云秦昭王次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

萬曆三年刊
巴邑志
卷之三
鄧藻六百十七

計與乙同行者說士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正陳言無傷甲乙也
 曰人主與甲同失說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大忠之人志在匡君於善君者文飾甲之無失
 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按而及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
 摩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近而不見疑
 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盡之辭。按此句屬下文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

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

啗一作念

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楊慎曰：一作桃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

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入之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知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西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

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楊慎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繼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詳矣。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正義曰。河上黃河。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

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

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

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

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索隱曰。旦日日中。謂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明日日中時。

萬曆三年刊

黃皇四百七十七

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

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

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

曰仆者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

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序今敵國

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

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

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

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令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

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

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

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

食最比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

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世家云田和自立為齊威王。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牧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寢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詭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終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

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

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

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孫武斬寵姬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得為至

孫臏教馳逐

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承門外大家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地或後人所錄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頗忍反龐涓既事魏魏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董份曰重射言以重相射即下文千金是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

萬曆三年刊

史記孫臏傳五

二

新書五百个

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
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
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
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
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
擊之捲即拳也救剛者不搏擗索隱曰音博戰謂救剛者當善
擗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擗則其

怒益熾矣○按擗義當為擊非矛戟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浪反按批者相排此也亢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所亢必頂此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今擊梁之虛也此當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是舊語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龐涓死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殺妻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按魯人惡吳起必不於魯君前起殺妻以求
 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
 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
 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
 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
 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
 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也
 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
 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
 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
 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
 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

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
 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
 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
 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
 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
 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
 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
 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

其西今言左則東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

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

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

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

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

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

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

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尚魏公主而害吳

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

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

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

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

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

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玉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終

史記六十五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五 二 王文二百十三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

也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

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

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

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

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

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

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

齊曆三年刊史記孫吳列傳六

裴奎四百三十八

寵於平王。平王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
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
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
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
忌，讓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䟽骨肉
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
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
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
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
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

史記伍奢列傳六

去刻本作到

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
為人剛戾，忍詢。索隱曰：鄒氏作詆詆罵也。音迤。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
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
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
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
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
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
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
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弓，執矢嚮使

萬曆三年刊 史記伍奢列傳六 裴奎四百五十八

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

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

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

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

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

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

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

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

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兩昭關欲

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

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

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

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

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父

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

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

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

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

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
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
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主僚因楚喪使二公子
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
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
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嚭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
按左傳卻宛為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

別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
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
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
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
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
於豫章索隱曰按杜預曰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
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
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

萬曆三年刊
巳丑年刊
四頁十五

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國名。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

下勝別作破

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六

五

王文四卷

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楚良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

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越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衣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按左傳無此事益䟽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

滅別作威可也

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剗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

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

子胥日死

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謏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左傳云樹吾墓櫨櫨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鱈門謂鱈門也今名鱈門鱈音普姑反鱈音覆浮反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華應劭曰取馬華為鴟夷鴟夷楸形浮之江中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墓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

吳滅

白公勝

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鄢陵是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

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

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按附此一段見勝建顛末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子胥列傳第六終

史記六十六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仲尼弟子列傳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

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囧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蓋美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

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錡伯華介山子然孔

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記文子篇孔子曰外寬而內直

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

衡曆三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七 一 御奉五百五十四

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
萊子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
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蓋銅鍤伯華之行也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
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鍤伯
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鍤晉大夫羊舌
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鍤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以下
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
孔子同
時人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

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玉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
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
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為顏回
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
死有棺而無槨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肅
或為設事之辭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肅
口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能使門人日親於孔子肅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
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政。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

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吾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

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

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

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索隱曰家語仲由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子路

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冠以雄雞。佩以玃。玃二物皆勇。子路

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

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不必死節於其君也。因

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

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

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李充曰既稱君子不

夫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故云無所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

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黃贖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贖懼，乃下石乞，壹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魯使齊在哀公十五年，蓋此又錯誤也。宰予，字子我。鄭玄曰：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

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有闞止，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為陳桓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

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
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
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
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

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
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
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
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
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
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
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
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

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

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

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辟臣不吐。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子劬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首結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甘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葬。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季坤四百五十三

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
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
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跌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
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
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
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
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
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
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
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
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
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
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
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
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蘇軾曰子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魯齊三年刊史記中七卷之川傳一

因別作困

始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
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
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
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更有此武城故言南

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

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
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椳三尺版
載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澹臺滅明

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昔
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
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即此

也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

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從弟子

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

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今云滅明狀貌甚惡正與家語相反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

宓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謂子賤君子

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

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

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

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教不齊所以治者

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耻孔

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

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

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

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

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

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

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各養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

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前曆三年刊

史記中已為子則專七

七

吳子四百四十二

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弄善射。暴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客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

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下無

行多為家臣。任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

子特賞歎之亦見荈俠傳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

子六歲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

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

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

傳楚人馯臂子弘。正義曰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

弘傳江東人矯庸疵。正義曰漢書作疵。橋底云魯人疵傳燕人周

子家豎。正義曰漢書作周醜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

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古之州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

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州人

同傳菑州人

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

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天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有罪既刑陳

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

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

牛孔桓雖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

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

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

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昨暮月不宿畢乎。

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

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

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

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便於齊。

冉子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

也過 梁鯁一作鯁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

語此例惟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儒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僚秦冉鄒單二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曹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張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商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亦者反字子歛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法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按字子有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不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人歎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哲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音堯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即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字子孟正義曰孟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七

行高三百六十四

歲別作歲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元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潔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蓋筆逸侍於夫子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翼字子歛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翼邾音圭

所見各異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百一

六

付高三百十二

歲一作歲

孔忠家語云忠字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

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

篇疑者闕焉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終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

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索隱曰公叔氏

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

掌公族也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瘞病魏惠王親往問病

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瘞之中庶

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

之王嘿然王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

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

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六十八

易學四百五十五

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

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按鞅非真欲輔秦以帝王之道。特先試以迂濶久遠之事。使秦王心厭以益堅其用。霸之志見霸效之速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

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譽於人。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

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

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杜

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

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

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而相

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坐，恐變令不行。

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

則得爵一級，故云。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

萬曆三年刊。史記百五十四卷。三。吳王五百七十一。

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音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文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

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後變其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名耳

於咸陽

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秦於咸陽於此闕。按曰作為曰築辭複疑有衍字

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

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

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而賦稅平。平

斗桶。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

削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

明年。齊敗魏兵于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

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

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嶮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

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與秦界河。而獨擅山

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

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

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

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

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

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

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

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

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梁惠王曰寡

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十五邑號為商君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本商邑

周之商國按十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而戰國策乃云行

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

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

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及聽之謂聰內視之

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故入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虞舜有

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

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

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

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

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

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

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

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

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侯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穀大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

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

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

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

矛而操關戟者

徐廣曰一作秦屈廬之勁矛于將之雄戟。索隱曰關亦作級同所及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

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

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灌圍於鄆勸秦王顯

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

且損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軼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軼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

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

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

欺公子甲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

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

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秦發

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

別本無北字

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謂鞅天資狙詐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甲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以廣雍州之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戍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天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勤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觀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信柯之盟

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蒂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位哉

商君列傳第八終
史記六十八
萬曆三年刊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鴟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

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頴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按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其道故假名鬼谷

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

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

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

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

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

期年以出揣摩

曰此可以

曰此可以

曰此可以

曰此可以

曰此可以

曰此可以

曰此可以

說當世之君矣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箴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

欲騷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索隱曰王劭云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江遂

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求說周顯王顯

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

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

南山及武關峽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

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

云謂代郡燕有胡馬之利此天府也索隱曰鄭玄曰天府物所藏以秦

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

羽未成不可以高蓋文地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

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

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秦

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南有噶沱易水正義曰周禮曰

并州其川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正義曰呼沱水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

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河合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

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

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

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

南近齊

武姬為句或姬君連請為媵姬之君

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楊慎曰：說趙肅侯篇言合從與否之利害，爲說六王說辭之要領。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此段綱要奉陽當國不免專擅而竊爲君計者，肅侯亦有惡之之意，故揣之而爲此言。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三 程謹 四百廿四

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分明有如白黑分與陰陽其說異此言論趙國之利必使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

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

韓城也上郡在同州西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

則道路不通矣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

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曰軹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

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止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

索隱曰操兵戰國策作銷鏃正義曰秦若劫取據衛韓南陽是包襄周都也趙邯鄲故瀕危起兵自守據衛

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言秦守衛得卷

則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

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此臣之所以為君

正義曰番音葵又音蒲又音盤括地此臣之所以為君

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此臣之所以為君

萬曆二年刊此臣之所以為君

程謹五百五十七此臣之所以為君

此臣之所以為君

此臣之所以為君

此臣之所以為君

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

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

蘇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 蘇 五 蘇訓四百三

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惕呼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波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楊慎曰此合從之說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斷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索隱曰謂秦兵之後

曰其道即河內之趙涉河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按秦前中計畫天下如前亦六國從親以宿秦索隱曰謂六國之君共為合從奇矣六國從親以宿秦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止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

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

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

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

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

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東有宛穰洧

水。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

有陘。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

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谿子

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

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

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

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踞。遠者括敵洞胷。近者鏑奔心。

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

徐廣曰汝南吳房有崇谿亭。墨陽。淮南子曰墨陽有馬

正義曰鹽鐵論云有崇谿之劔。鄧師宛馬。徐廣曰榮陽有馬

音附。索隱曰戰國策作鄧師宛馬。吳越春秋曰楚王

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馬。吳越春秋曰楚王

有工鑄劔。因名鄧師宛馬。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

於馮池鑄劔。故號宛馬。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

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干將此二人

作劔。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劔。一曰龍淵。二

曰太阿。索隱曰按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

泉。水可以淬刀劔。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劔。楚之寶劔

也。以特堅利。故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

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劉氏云謂以鐵為盾。歷之衣。言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其劍皆革挾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啜芮啜音戩。索隱曰啜

與厥同謂楯也芮音如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

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

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

也不戰而地已削矣按此論衡害可謂徹盡蘇臣聞鄙

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口

主也從謂牛子也正義曰雞口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

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禮卿大夫稱主

而美之故稱曰主君鮑彪曰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

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去趙而從約

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索隱曰戰

地魏志潁川有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野索隱曰

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野屬汝南按新野即接丘章

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

萬曆二年刊史記卷之六

東有淮穎正義曰淮陽穎川二郡 秦襄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先胸曹州縣也。 無胥

索隱曰 四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河南地 卷衍酸棗

徐廣曰 卷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竹地名。正義曰酸棗在滑州。地方千里。地名雖

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按數即數居之數。無所芻牧。人居稠

出戰國策無之數。二字芻。牧下多牛馬之地。四字。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絕。轉輸殷殷。正義曰轉輸。宏反。殷音隱。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

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林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

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

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

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

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

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

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 奮擊二十萬。

廝徒十萬。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

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

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實之誠實也。按國策韓魏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楊慎曰說魏王大舉與說韓魏。其要在事秦之

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虧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與不戰而地已削之語正同。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故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

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

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

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臨菑之中

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

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

者劉向別錄曰蹇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蹇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遂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基故云六博臨菑之塗車

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在衛國西南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北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西止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恐

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索隱曰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

躍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

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

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

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

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黔

地正義曰故城在辰州西皆盤瓠後也巫郡正義曰巫郡在東有夏州海

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按左傳楚莊王

伐陳解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

所在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南

有洞庭蒼梧索隱曰洞庭今青草湖是也北有陘塞郢

陽徐廣曰一本北有分陘之塞索隱曰陘山在楚北

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郢邑郢邑在河東晉地計地方五

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

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

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

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楊慎

曰當時山東之國惟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故言其強不當事秦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者激之此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

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

宜城正義曰秦兵出武關則臨鄢下黔中則臨郢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

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

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

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按前所云但秦帝而已猶未切膚也至以割地散之則利害尤著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按詩言心敬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

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如搖旌此改作懸旌而補搖搖二字尤覺明也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

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鮑彪曰五國之聽蘇子也。華面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

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

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

蛇行也蒲服即匍匐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索隱曰按其嫂呼小

叔為季子耳南即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

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吾豈能

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

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

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

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

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

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授從約書於秦秦兵不

敢闕函谷關十五年董份曰六國約從特欲賓秦而已

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蹙諸

侯所以實之適所以成其王業耳以蘇之智畧而不能

慮此者何也曰秦得秦形而兵力強蘇以口舌欲合六

國而殯之惴惴然惟恐其兵之一日東出而敗從也敢

議攻秦哉惟冀六國守從目前無事而已蘇實有用天

下之才而徒徼一時之富貴無天下之志者也豈暇深

慮後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

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

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

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

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

萬曆三年刊

史記蘇秦列傳九

十三

五百九

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

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正義曰：廣雅云：蘇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與毒附子也。一歲

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謂飢人食烏喙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

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

燕為鴈行而疆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

之類也。按秦方說六國賓秦矣，此即以秦休齊其反覆之類也。不旋踵如此，使齊人詰之，其何以施面目哉？六國為說士所愚，往往如此。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

「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

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

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

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

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

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

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

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

萬曆二年刊

史記蘇秦列傳九

五

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
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
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
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
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
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

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
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
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
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僵，仆也。主父大怒，
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
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
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
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

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

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

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散齊

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人

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

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

裂臣以狗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

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

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

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蘇秦之弟

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

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

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

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

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

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

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

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

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散力

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
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
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
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
王年長也。南攻楚五年，畜衆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
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
戰，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
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
宋，乃當燕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脅
當周慎王之時，前三
十餘年，恐大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
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
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

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竹書紀云
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大山記云：大山西
有長城，緣河經大山，餘
一千里，至邾邪臺入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
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
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齊西不師，按：謂不起
齊西之師。所以備
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齊西河北盡已役矣，封
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
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
矣。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
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周赧王之元年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

考云淮北句齊句

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加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

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莫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按齊紫本敗素而價反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賓音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欲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

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而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

甲乘船浮於汶。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楊慎曰：汶即岷字古文及漢隸皆如此書。乘

夏水而下江。索隱曰：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

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

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

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

高塘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

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

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按言韓徵民盡役之。我離兩周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六十四 蘇子文六百四十一

而觸鄭正義曰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

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劉伯莊

行卷猶我下軹道南陽封冀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

斷絕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

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

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

戈在後徐廣曰鏃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

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

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決

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

東因宿胥故瀆開白魏無虛頓丘索隱曰虛頓丘地名

溝道青淇二水入焉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是頓丘故城在魏州東北

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

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

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

攻魏重楚正義曰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

楚救魏

萬曆三年刊

已巳未泰刊專乙

六二

趙得之趙恐行

贏當作贏

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阨。徐廣曰：鄙，江夏鄆縣均陵。一作均。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正義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鄆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

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

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

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至

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

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

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贏，猶勝也。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

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

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

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

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

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

如此其大也。索隱曰：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

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

之所大患也。鮑彪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按此書曲盡秦彊詐反覆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母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列傳第九終

史記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正義始嘗曰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

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

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

百。不服。醉之。揚慎曰韓信傳醉兵北首燕路醉亦訓釋若依劉氏解醉為酒則此云掠笞數百不

服醉之訓不通矣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

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王維楨曰舌在是篇

中晉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

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
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
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
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
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
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
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
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
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
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

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
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
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
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
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
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
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
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
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
尺之檄。索隱曰許慎云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

萬曆三年刊

史記張儀列傳十

二

史記卷五十五

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直蜀相

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巴直草名。今論巴

遂誤作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直為巴也。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於

漢中。號曰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直侯與巴王為好。巴

與蜀為隣。故蜀王怒伐直。括地志云。直侯都葭萌。今利

州。益昌縣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

鏡縣南。故葭萌江縣也。楊慎曰。直即巴字。楊雄蜀本紀

云。蜀王魚鳧封其弟葭萌為直。直之後。各來告急於秦。

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

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

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阜

曰。尋斜聲。相近。戰國策作輶。輶。輶。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正義曰。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溪。又有故郿

城在鞏。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

縣西南。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

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

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

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

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

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

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

萬曆二年刊。史記長義川傳。三。吳地四十五。

國策作四海

戰國策韓上有周字
而國策有別本無齊字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

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合

萬曆三年刊

史記長義列傳上

四

晉書文

而攻梁戰國策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

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鮑彪曰魏適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

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
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
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
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
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
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
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
楊慎曰陳軫之計又出於儀之右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

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
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詐失綬墮車不朝三月
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
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
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
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
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
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
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
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

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曰：「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

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渠能者。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

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節辭虛辭。高主之

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備守

萬曆三年刊

史記長義列傳十

四百字

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此新城當在吳楚之間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

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

徐廣曰一作吞

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

怒與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

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

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

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

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蓋其地

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

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

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

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

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

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

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

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

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

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

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斯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跣，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跣，跣謂不著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索隱曰：兩手捧

願而直入敵，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言其勇也。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跋於後，跋音烏穴反。騰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索隱曰：徒，徒也。襜褕以趨敵也。襜褕，袒也。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

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鮑彪曰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莫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

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綿善池割河間
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鮑彪曰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臨關在博州臨
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
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
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
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
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
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

合

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
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揭
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使臣先聞左右揚慎曰趙為從盟主
故儀說之與齊楚異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惑諸
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
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
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
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鄭玄云一縱

齊魯三年刑一也巴蜀漢中一也
四百七十一 劉士

一橫為牛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
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
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
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
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
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
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
明詔趙王許張儀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
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

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
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
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矣
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
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王凡
柄則名為斗尾即斗之
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
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及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
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
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

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首如嬰兒。楊慎曰：張儀以秦威，燕王曰：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嗟乎六國之君皆嬰兒哉！不獨燕王也。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向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鮑彪曰：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震動，蓋揣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

行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弃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

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羹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梁之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于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

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索隱曰。饜。飽也。欲令多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

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

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

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

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

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

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

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

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按言謂其主計之言餘即為寡人計之言

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

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此國策作管莊子或作辨莊子莊子欲刺虎館

置子止之曰揚慎曰館置子未必有其人設言自好兩虎方且食牛食甘

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

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

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

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

伐之舉必有兩賢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

何異也索隱曰言我主與王俱宜符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寇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為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曰復秦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徐廣曰扞一孤焚燒而侵掠也戰國策云且燒燔獲君有事索隱曰謂之國揚慎曰撥馬箠也扞糞箕也共伐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秦也

言欲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總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李伯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二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然蘇起閭閻匹夫

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
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壓天下驅役
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不長秦從勢且
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
亦不如蘇之精嚴

張儀列傳第十終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

故號曰樗里子又紀

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

按母韓女為後甘茂

傳挾韓而

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樗里子滑稽多智

若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

滑稽多智

滑稽多智

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

滑稽多智

滑稽多智

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

使將而

伐曲沃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

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

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

八年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

之不同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

萬曆三年刊

史記七十

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

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

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

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

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

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國○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

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廣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

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

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

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

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

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薨事與此合蒲守恐請胡衍

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

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

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入於魏與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

此文相反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

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衍曰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七十五 留侯世家

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甘茂子皆云史舉。屬汝南。

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

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索隱曰：煇秦也。華陽國志：作煇，壯姓。陳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

樛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絜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八十四 甘茂傳上 三 鄭詩四百七十五

水或是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也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

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

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

曰：戰國策作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

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

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

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

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

周。按此終前窺周室死，不恨之語。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

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
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
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
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
新立太后楚人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
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
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
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
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
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
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

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
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
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
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地秦地名近韓封小令尹
以杜陽索隱曰文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楚合秦楚合
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烏於
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
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
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
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

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僻讐也。向壽曰：然。善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公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穎

川於楚。

正義曰：穎川許州。令向壽以秦威重。

也。楚侵韓，穎川蘇代。為韓就楚求索，穎川。

此韓之

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公利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勿。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

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向壽曰：柰何。對

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

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于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

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

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殺伐

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索隱曰其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

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終。牙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螺。索隱曰休鑿反。蘇國策作環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訛。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

萬曆三年刻

史記卷之四十八

七

蘇秦列傳

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

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令秦有十一。索隱曰以十一城與秦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徐廣曰此當云見重疆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疆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也。壯是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又號新城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裡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

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惠而逐亂。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蓋是一人而記別也。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

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王。號曰穰侯。穰侯封劬，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

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
攻魏走芒卯入北宅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
西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
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衛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戰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
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
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
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

地即故晉國戰勝暴子魏將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
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
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
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
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求秦質子此臣之所聞
於魏也按上俱是須賈述所聞以下乃自言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
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
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

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正義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

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

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南道。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

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

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

善。乃罷梁園。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

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為

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

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

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

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
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不益兵以助趙。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

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

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輕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間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